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英]伯尔基(R.N.Berki) ● 著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The Genesis of Marxism:
Four Lectures

伍 庆 王文扬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主编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The Genesis of Marxism:
Four Lectures

[英]伯尔基(R.N.Berki)●著

伍 庆 王文扬●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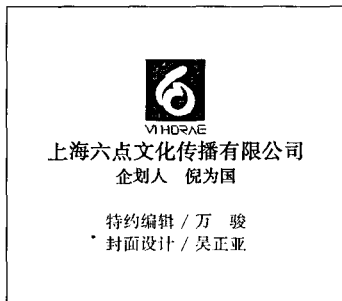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 (英)伯尔基著; 伍庆, 王文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492-4

I. 马… II. ①伯…②伍…③王… III. 马克思主义—研
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549 号



THE GENESIS OF MARXISM By Robert Berki

Copyright © R. N. Berki, 1988. First published by J. M. Dent Ltd, London,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of Orion House, 5 Upper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2H9EA, Engla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109 号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英)伯尔基 著

伍庆 王文扬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6.2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492-4/A · 003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

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马克思的思想根基主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乃至 18 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对马克思心灵的滋养。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在标志性的“博士论文”中明言，自己要“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尽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与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主张的以社会科学启蒙民众、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之间，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倡导的“存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与卢梭的一些思想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类似。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思想的滋养

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进入汉语思想界已有百年之余,本土化的成果、实践,甚至与这种本土化同时发生并相互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偏偏生养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传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西方学界同仁在这个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经收获众多成果。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和重建孕育了它的丰富资源,内心亏空和贫瘠的读者是难以读出作者通过文字表征出的诸多义涵的。马克思这位作者仍然在向当下的中国诉说,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接近马克思的学术素养,尤其是欧洲的古典素养,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的读者。

离开西方古典思想,离开西方传统思想,无法贴切地理解马克思。有鉴于此,在中山大学 985 二期创新基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资助下,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以马克思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为主,兼及马克思与现当代思想的融通,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刘森林

2007 年 5 月 10 日晚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文本，它基于一门相同题目的大学课程，课程是作为一个选修课，开设给那些攻读欧洲研究所特有的赫尔学位的毕业班学生，以及给所有的到来者。我开设这一课程已经三年，之前在政治系开设它的基础课程——“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诸源头”——历经十二载。故此书是二十二篇已正式发表讲稿和大量研讨班讨论的浓缩，其内容随岁月流转而渐臻成熟。在这一文本里头，我的意图乃是要保存住尽量多的东西，于“活生生”的课程中，特别是它的欢乐气氛中。因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即“四个讲演”，乍看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基于主题考虑下的四重区分并不困难。但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这四个片段称作“讲演”。显然，这里每一篇的篇幅都远比口头发表的大学例行演讲的篇幅为长。我所竭力要做的是再现讲座的滋味，连同其什锦色拉菜单——里头有真实的信息、说明性评论、关联性总结和时不时轻松的题外话。在我看来，抛开篇幅不计，讲座是一种独特的交往形式，它不应该与“习作”或“短评”或“论文”混淆。其实质是与一确定听众群的直接交往，其首要目

的是激励。然而,我也必须澄清,虽然是以介绍性为目的,这并不意味着讲稿是“白痴的”:它说给那些对政治、社会理论有兴趣且懂得其基础语言的人们(学生或所有在场者)。在我们的学科中——我假定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写“纯粹的”介绍:信息离不开解释。正如读者将会注意到,在这儿,阐释空间相当广阔并且随着我们继续前进而变得更加广阔。我充分意识到,之前所作的任一陈述都是面向质疑开放的。但我也同样愿意相信,每一陈述都能被辩护。为我省略了的注脚,我希望我能得到谅解,在这一努力中,附注脚是一种不必要的卖弄。精选书目——可能有些偏差——包括了绝大部分我自己特别喜欢阅读的和很可能是多年来影响我最深的著作。

我必须表达我的感激,首先是那一批批的学生,他们的写作和口头异议,不经意间丰富了眼下这部作品的内容;正如他们曾告诉我的,“从这课程中获益良多”;此时我已设法从他们那里获益。十分感谢两位我所爱的教授朋友和导师,肯特大学的麦克莱兰和我们自己政治学系的佩勒克,他们不计报酬,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阅读第一稿的繁琐工作,并使我能够更正大量的错误。同样要感谢我的同事斯德克博士,他是欧洲与现代荷兰语研究所的利弗休姆基金研究员,我特别要感谢他在1987至1988年为这一课程担负了部分讲座和研讨班——完全出于爱好!但在我幸福地向他们的帮助致谢时,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三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们绝不需要为此书所提出的看法负责。最后但非最少,我要写下我衷心的感谢给也是我们系里的彼得斯,他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在最后期限临近前,他把我真实但粗糙的打字稿转录到魔鬼的发明——文字处理器上。

伯尔基

1988年1月,赫尔

目 录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刘森林) / 1

前言 / 1

受精 / 1

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理论。欧洲思想中的超越性视角和理解性视角;观念和源泉。现代综合。

孕育 / 47

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自然权利和平等。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念:自由事业与财富创造。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国家与社会和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进程。

成形 / 97

早期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在欧洲。从激进民主到革命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诸类型。从自由主义哲学到激进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综合的问题。

结实 / 139

马克思知识发展的特性。马克思,人本主义者与激进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国家、社会的批判者。马克思,革命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主义在世之中:总结反思。

人名索引 / 185

受 精

(王文扬 译)

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理论。欧洲思想中的超越性视角和理解性视角：观念和源泉。现代综合。

[1]可以说，有一个大观念贯穿着这四个讲演。这一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因此，进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它在这一传统母体中的起源。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但它也不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因为在这儿，我打算把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特性认真当一码事来处理，并且通过回溯其知识的源头，以呈现出它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独特的优点和缺陷，当然，要在这些讲演范围内完成这样的工作，那就必须采用一种相当简洁的方式。我的阐释所要间接质疑的，是一种政治的（或学院的）左派和右派对马克思通常所持的看法。马克思思想本质的东西，恰恰在于其激进和新颖，在于

其彻底的“革命”特质，它们反对并驳斥着欧洲主流传统的那些基础价值和组织概念。当然，马克思主义也理应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知识革命的学说。然而，此一“市面上”流行之看法倾向于忽略这样一些东西：首先，因为认识到“革命的适宜性”，马克思从其自身时代的及之前和之后时代的伟大革命思想家队伍中冒了出来。是马克思着重强调了革命“客观条件”成熟的重要性，也是马克思坚决主张革命终将取得成功，而在美好社会即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将经过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其次，这一点在我们的行文中实为关键：在考察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价值和观念将一并得到反思，不单是那被孤立出来的欧洲“革命传统”，也包括这[2]一主流自身潜在的革命信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因为它是传统的，而我们伟大的历史遗产，它之所以能在现时代产生出像马克思主义学说、运动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它内里总是携带着革命的种子（或许我应该说“精子”）。

我假定，并将在适当的地方（即第四讲演）提出，马克思思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通过将其呈现为欧洲传统各主要视角（perspectives）、进路的成功“综合”，我们能够合理地给出这种统一性。“综合”——概念的聚集——是达成了，然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仅仅意味着一次由多个因素汇聚成的短暂辉煌，而这一辉煌是在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所不能维持的。我们这里关注的并非“在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除了稍候作些评论之外）。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世界。我们要做的将是回溯与历史性解构的一瞥，以图从它那些自身历史性展开的基本要素去建立（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综合。在此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综合，也意味着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棱镜来使用，由此以获得对我们所传承之文化、文明中某些有趣特征的惊鸿一瞥。这里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是在两个虽紧密关联但截然不同的层面上运作的。在一个历史范围更加确定——也即从现代欧洲思想的范围内来看——的背景中，它代表着三条学理进路的“概念集合”。但在一个更深且历史范围更广的层面上，它表明从最早的源头上就镶嵌在欧洲思想里的两种基本视角完成了统一；两种视角走到一起，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本质定义。

在第一讲演中，我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思想之“受精”(conception)，所谓“受精”，我仅仅指涉其更广阔更深厚的知识背景，特别是上面提到的欧洲思想两种基本视角。但在这之前，是应该要大致描述一下我所谓的欧洲(或“西方”)主流了。作为第一个不精确定义，似乎有理由提出：欧洲政治和[3]社会思想使自身首要关注“理性”、“运动”、“斗争”和“自由”等概念。再稍微鲁莽一点，甚至可以臆测说：这些概念显示出欧洲文化较之它者如此这般的独特身份。这里的“理性”，涉指假定的人类从经验中进行抽象概括，以及使经验接受思想引导的能力。它彰显了如是确信：人类行动当它直接与思考相连时是最有效、最令人满意的，反过来说，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也在行动中、在为世界形成差异之中获得其最高荣誉。关于“运动”，我指的是接受无限和变化，承认知识性“真理”也像“良好社会”的具体形式一样服从于衰退、否定和废弃，承认人类历史流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斗争”意味着确信，即为了使人类理性——思想指导行动——变得并保持为有效，人类必须不断去对抗现实，它贯穿我们整个文化，人类一直都在“面对它”。最后，关于“自由”，这个最迷人、最有特色但同时也是最艰深的欧洲传统概念：它首先表示一种积极价值，这一价值依附于人类面对现实时的特殊不确定性；它表示那些涉及思想、行动的欢欣和苦难；还表示为祛除

藩篱以达到驰骋人类思想和决定行动、为获得对自身及外在现实的掌握、为扩大人类空间时间而奋斗。

依我之见,沿着这些路线,便能在西方传统与其业已历史性接触过的其他传统之间作出一种有益的区分。试图作出这些大范围区分当然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任务,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很是让人着迷;此外,这样一种区分和这些讲演中所开展的论题极其相关。从希罗多德(Herodotos)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再到莱恩(R. D. Laing),“西方”在“东方”(如中国和印度)发现的恰恰是上面所提及四个概念的对立面,这样的说法我以为大体是正确的。较之西方理性,这里有对内在[4]精神性及由厌世而超世的强调;较之运动,这里有永久秩序和“永恒复归”;较之对抗和斗争,有对外在现实的敬畏态度并期望与之联合;较之自信爆棚的自由乃至对不确定性的嗜好,则有甘愿默认永恒必然性之驾驭。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清楚两样东西。第一,像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那些庞大的抽象模型的树立,必须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认知:即它们非但从未彼此完全分离过,而且总是通过持续的相互滋养(这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我们自己的时代里尤其显著)才发展起来。第二,不存在任何道路——至少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在那儿可通过参考这些或任何其他概念和价值以建立一种或东方或西方的“优越性”。这些伟大的传统就在那里,带着它们自身的显著特性:它们自身的内在正当性和一致性,它们的特殊智慧连同更可疑的形态。这些讲演所作的努力仅限于形成一些个(明智的或不明智的)历史的判断,目的是想促进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理解;我并非有意热衷于作任何价值判断。并且,这也许是个合宜的时刻来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在这些讲演中,马克思主义还

被看作在那里的某种东西,作为当代世界中一股强劲的知识及政治力量。至于它究竟是什么力量,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对此人们必须自己拿主意。然而,在这些讲演中我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价值判断最好建基于对被判断事物的恰当理解,并且从马克思主义这个事例来看,正确评价其起源——它在欧洲主流中的受精、孕育、成形和结实——是(在最低程度上)这一理解不可或缺的部分。

诚如这些讲演所示,在这一点上,我将给予马克思主义一个原初的、可操作的定义。在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主流传统中,[5]我刚才已经重点突出四个支配性概念,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建议把马克思主义首先看成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这儿,“解放”或“自由”是从特定西方意义上来理解,即合理把握自身及外在现实。进一步来说,这里也适宜于把马克思思想原初地定义为一种在三个维度上同时发生(甚或说设想并试图去发生)的人类解放学说。首先,解放出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里的自由,是人类理性在外部世界中的完全实现,是对人类潜能的理解以及对自然需要的限制,也是对人类事务的和谐安排。其次,解放发生在人类社会范围内。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它首先就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典范类型——最为显眼的一面。但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我们似乎有忽略另外两个维度的危险!社会的解放——在马克思思想中,这也表示人类个体解放于社会并解放社会——尤其意味着消除特定社会团体或当代“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终结部分团体对另外一些团体的压迫、剥削。马克思主义盼望,在遥远但可预见可实现的未来,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里有自由的思想、行动,以及理性、多产、幸福和“社会”的个体。这个社会将在“全世界劳动者”获得革命胜利之

后到来,它将意味着人类历史从根本上重新开始。在马克思思想中,人类解放的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的解放。这一点也许最难理解,或者最容易被低估,但对马克思而言,它却是整个解放过程的关键,是另外两个维度及其宏伟巅峰的知识基础和前提。它的本质是对人这一物种的道德自由和自足的全面理解——而且是有意识的经验——即懂得理性的人类在自然及社会关系中是如此这般的自由、自创和自决,同时认识到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外来的超越者。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学说当中,共产主义观点包括或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6]要素:社会科学(即对自然的知识和掌控)、社会主义和人本主义。

经过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原初地定义为一种三分的人类解放学说,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前进,去考察现代欧洲思想中三条影响重大的主要进路。关于这三条进路,马克思主义已经习惯性地被看作是它们的综合。我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行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定义回到马克思的前辈,原因是为了达到这样的认识:这些据说是马克思从他前辈们那里接受来的,并经改编形成他自己的精致观点的要素,它们其实内在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真正的特性、真正的实质、真正的统一,在于它是“综合的”。在最戏剧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在于,它的起源是这种综合在它那里的达成和体现(这句话我将在总结的讲演中作出更全面的解释和说明)。

好的,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的综合呢?显然,每个学生都知道,它是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激进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综合。在很多地方,马克思本人也间接地提及,他承认这三条进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提供了基础,对此恩格斯和列宁更是说得直截了当。至于马克思对其知识背景的自身理